2026年10月29日 星期四
本版责编 陈 璐
电话:010-64294501 E-mail:whbfukan2025@163.com
中国文化报

人在旅途

上杭寻诗

高 昌 文/图

走进福建上杭,忽然想起舒婷55年前写下的《寄杭城》。从前误以为杭城是指烟雨杭州,还诧异诗人为何不写西湖、不写三潭印月,偏偏只写江亭、榕树与大桥?直到多年之后才恍然,原来诗里的“杭城”,不是杭州,而是上杭。那些江水、亭影、榕荫与渔火,本就是这座小城留给诗人的情结。舒婷在诗中感叹:“江水一定还那么湛蓝湛蓝,/杭城的倒影在涟漪中摇荡。/那江边默默的小亭子哟,/可还记得我们的心愿和向往?//榕树下,大桥旁,/是谁还坐在那个老地方?/他的心是否同渔火一起,/漂泊在茫茫的江天上……”

她用心中的眷念与朦胧的忧思,搭建起一个明净而微带感伤的往昔梦境。那晴和的夜色,那荡漾的倒影,那茫茫的江天……读来令人低回不已。当年,她与友人漫步汀江大桥,知心的话儿随波远去,却在心里激起长久的回声。于是,她写下名作《寄杭城》,记录友谊的温馨和“忧伤的明亮”。而此时此刻,我也走在汀江之畔,看水光潋滟,听风声拂面,仿佛也在与那一缕遗落在光阴深处的诗情悄然重逢。

汀江大桥在2019年实现蝶变,现在是一座独塔双索面钢混结合梁斜拉桥,主塔采用春笋造型,挺拔而舒展,藏着一份朴素的祈愿——年年好,节节高。这是对红色热土的深情祝福,也是汀江儿女的美好向往。大桥全长323米,成为连接汀江两岸的动人风景线。

我从大桥缓步而下,沿着北岸信步徐行,江风相迎,水声相伴。偶然一抬头,便遇见一棵百年老榕。它静默伫立,绿意葳蕤,枝叶如盖。榕树荫下,石桌石凳安然静候,旁边介绍牌上的几行文字,让人陡然生出敬意——这里是毛泽东与朱德当年的对弈处。97年前,正是在这片浓荫下,两位红军领袖相对而坐,边下棋、边谈心。汀江,流淌着澎湃记忆;榕树,见证着峥嵘岁月。

榕树的茂密枝叶间,掩映着一栋形制精巧的小楼,拱形廊檐、素墙坡顶、石砌藻饰、雕花木窗,处处引人遐思。楼前是一道短短的白墙,墙上钉着一方蓝色的门牌“临江路52号”。这便是充满传奇色彩的临江楼。步入院门,小楼的正门便展现在眼前。

临江楼原是城里颇有名气的“广福隆”货栈旧址,经营过油、盐、米、豆的生意。外三层,里二层,正中一方贯通上下的小天井,整体呈回字形,客家特色与西洋风格在此和谐交融。

我沿着木梯蜿蜒向上,步入二楼的木构回廊。木地板、木隔墙、木围栏、木条桌,一色木质,温润沉静。回廊北侧安放着毛泽东的汉白玉雕像,东厢房则是毛泽东当年居住的斗室。推窗凝望,正对的就是悠悠汀江。

碧波荡漾,烟水苍茫。寒风劲吹,霜花漫野。97年前的那个金秋,一个指点江山的诗人,也是这样凭栏远眺,望寥廓江天,咏战地黄花……

那是1929年的10月,毛泽东被赤卫队员用担架抬进刚解放的上杭城。他当时正患着严重的疟疾,身体十分虚弱,化名“杨主任”在这里休养。那一刻,在临江楼,历史轻轻留下一个激情的惊叹号。

次日,恰逢重阳节,毛泽东站在临江楼上,迎着深秋劲风,望着对岸漫山遍野的金色菊花和波澜翻涌的汀江水,思绪万千,挥毫写下初稿:“一年一度秋风劲,不似春光,胜似春光。寥廓江天万里霜。 人生易老天难老,岁岁重阳,今又重阳。战地黄花分外香。”

1962年5月,这首词在《人民文学》正式发表时,诗人重新修改,把上、下阕互换了位置。1963年结集出版时,又确定词题为《采桑子·重阳》。遥想当年,他在临江楼休养了十几天之后,便告别上杭,再次踏上新的征程。人虽远去,词却留了下来。临江楼也因这首《采桑子·重阳》,为更多人所铭记。2013年5月,国务院公布上杭临江楼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它如今是重要革命遗址,也是毛泽东在闽西进行革命实践的珍贵历史见证。

临江楼的二楼回廊,悬挂着《采桑子·重阳》手迹的复制品,笔走龙蛇,气势恢宏,最后的“霜”字独占一列,酣畅淋漓,尽显汪洋恣肆的豪情。楼内保留着诗人昔日所用的砚台、油灯、毛笔、老书桌和木板床……遗物无言,却在时光流转中,把那段激情燃烧的记忆重新唤醒。

当年的“战地黄花”,已化作今天的满城秋韵;而“寥廓江天万里霜”的气象,依然在江面上静静延展。菊花在传统文化中承载着清高与隐逸的意蕴,在诗人毛泽东笔下,却被赋予一层独特的“战地”底色,焕发出“胜似春光”的壮阔与雄浑。水在流,诗在诵,楼在沉思。更有黄花烂漫,依旧年年盛开。

美丽的上杭,诗情实在太多——它在一江烟水里,在一树榕荫下,在一座小楼的回廊间,在风展红旗如画的壮歌中,也在那江边小亭子留下的青春心愿里……于是,借助上杭的秋风送来的情思,我也即兴撷取了几行小诗,略记如下:

战地历风霜,流年寸寸香。
黄花开倔犟,胆色胜春光。
粗看本寻常,风雷聚一堂。
临江小楼在,四壁坐沧桑。
放眼三千里,迎风思绪扬。
汀江齐踊跃,烟水更苍茫。



汀江之畔

灯下漫笔

说「蒹葭」

赵润田

一到秋天,就想起“蒹葭苍苍,白露为霜”这句话。站在水边,秋风吹过,片片芦荻簌簌作响,引发情思。

唐代诗人刘禹锡那首《秋词》,也让人一到秋天就想起:“自古逢秋悲寂寥,我言秋日胜春朝。晴空一鹤排云上,便引诗情到碧霄。”然而他说到秋天的芦苇,反倒沉重起来:“芦苇晚风起,秋江鳞甲生。残霞忽变色,游雁有馀声。戍鼓音响绝,渔家灯火明。无人能咏史,独自月中行。”

这幅画面中很有些孤寒之意。刘禹锡说“无人能咏史”,实际上,他自己指不定想起了哪段并不轻松的史事。面对萧萧秋色,身世多舛的刘禹锡还有一首诗作,可作上面那首诗的注解:“王濬楼船下益州,金陵王气黯然收。千寻铁锁沉江底,一片降幡出石头。人世几回伤往事,山形依旧枕寒流。今逢四海为家日,故垒萧萧芦荻秋。”

刘禹锡是力倡改革而被贬的“二王八司马”之一,改革失败后长期远贬辗转,加上国事堪忧,他怎么能有好心情?倒是比他稍早一些的司空曙轻松得多:“钓罢归来不系船,江村月落正堪眠。纵然一夜风吹去,只在芦花浅水边。”司空曙大概卒于790年,那一年刘禹锡18岁,他们所遇到的时代问题相近,都是平定了安史之乱后的衰世。当然,司空曙也多有沉郁哀痛之作,比如他给表弟卢纶的名句:“静夜四无邻,荒居旧业贫。雨中黄叶树,灯下白头人。”但这番“不系船”的劲头,倒是难得的潇洒。

宋代那位“梅妻鹤子”的林和靖,也有首诗可与之遥相呼应:“苍茫沙嘴鹭鸶眠,片水无痕浸碧天。最爱芦花经雨后,一蓬烟火饭鱼船。”想来渔船上的菜肴里肯定是有鱼了,这正是水上人家的本色。这位钟爱大自然的诗人此番不作惆怅之想,而是满心烟火气息,一片寻常味道。

同样是宋代,蔡槃那首《瓜州(洲)》写于秋夜临江:“烟际系孤舟,芦花两岸秋。江空双雁落,天迥一星流。急鼓西津渡,残云北固楼。商人茅店下,沽酒话扬州。”耳听西津渡的暮鼓,眼望北固楼的残云,住在商家客店,闲话扬州往事。蔡槃是南宋永嘉人,用他自己的话来说:“江湖间步几经年,穷似襄阳孟浩然。折简为求僧舍茗,典衣因欠酒家钱。真情尽向诗中见,归梦常于枕上圆。世路风波深可畏,结茅何日遂归田。”简直是家事、国事、身世无一如意。他在瓜洲写下的这首诗,面对浩浩长江,语尽苍凉凄清。

古人逢秋,面对澄江芦荻随风摇荡,难免惆怅。南宋张炎的《清平乐·候蛩凄断》写道:“候蛩凄断,人语西风岸。月落沙平江似练,望尽芦花无雁。 暗教愁损兰成,可怜夜夜关情。只有一枝梧叶,不知多少秋声!”张炎后半生随着宋朝破败颠沛流离,53岁时写给弟子的这首词,正是当时境况与心情的体现。尽管身世飘零,他仍深耕词学,以毕生之力著成词学名著《词源》,主张“词要清空,不要质实”。

清代纳兰性德在《渔父》中吟咏芦花,正得其意。词中不着“凄”与“愁”字,却让人在一幅可见的画面中体会无尽遐想:“收却纶竿落照红,秋风宁为剪芙蓉。人淡淡,水蒙蒙,吹入芦花短笛中。”是钓到鱼了,还是空手而归?不得而知。只有风吹水面,芦花伴着远处传来的悠悠笛声。无论是说出来的言词,还是难以言表的内心,真是足够“清空”了。

从《诗经》中“蒹葭苍苍”的怀人到唐宋诗人以芦荻寄托怀乡、忧国等情怀,关于芦荻的秋思,不断扩大着抒情范围。它告诉人们一个季节的轮回将至,严冬已经不远。

芦苇不像深山兰花那样孤傲清高,不像菊花那样闲散自得,而是成群地立在水岸,让人感觉平凡而亲切。而且,即使在生命结束之后,它仍然与人不离不弃——变身为芦席,或称苇席。

相比芦苇,古人题咏芦席的作品较少。三国张纯以极短的几句写道:“席为冬设,簟为夏施。揖让而坐,君子攸宜。”一般而言,席多以苇草编织,宜冬日坐卧;簟多以竹篾制成,供夏日纳凉。关于“簟”,东汉《说文解字》解释:“簟,竹席也。从竹,覃声。”而郑玄《毛诗笺》注:“竹苇曰簟。”可见竹、苇所编皆可称簟。真正让“簟”字出名的,应是宋代李清照那首《一剪梅》:“红藕香残玉簟秋,轻解罗裳,独上兰舟。云中谁寄锦书来?雁字回时,月满西楼。 花自飘零水自流,一种相思,两处闲愁。此情无计可消除,才下眉头,却上心头。”

“簟”“席”之外还有“筵”。古人认为,筵是铺在席下面的,可以理解为粗用,而上面的席才是精致一些的用具。国人在用上桌子之前,是坐或跪在席上吃饭的,所以称聚餐为“吃席”“赴筵”。由此衍生的“出席”,如今已只是莅临之意,不一定关乎餐饮。

书海拾贝

生命何以安放

——评蒋泥长篇小说《黄梅情》

孟繁华

蒋泥的长篇小说《黄梅情》,讲述了越剧、黄梅戏人物的故事,是一部“主情”的小说。21世纪以来,以戏曲为题材的小说不少,比如陈彦的《主角》、哲贵的《化蝶》、毕飞宇的《青衣》等。“主情”可能是理解戏曲美学精神的一个核心密码,特别是越剧、黄梅戏,比如《红楼梦》《天仙配》《女驸马》等。“传情”是戏曲安身立命之要义,汤显祖提出“情至说”,赋予“情”至高无上的地位,这一美学取向,有别于西方戏剧的“叙事”传统。

《黄梅情》由一桩宝藏秘案,牵出百年梨园兴衰。生死轮回的设定,书写出主人公前世今生的情缘。身世复杂的单玫眉考入戏剧学院读研,和院长的养女梅乐怡是好友,因一次误会结识进修生黄羽衣。黄羽衣自幼练功,后拜名师学艺,“写出”剧本《琼花落》,学院筹资倾力打造。在筹资过程中,单玫眉、梅乐怡的身世揭开,早在北京时,黄羽衣就曾搭救过单玫眉,由此牵出梅家的宝藏。当事人经历了步步惊心的考验,两个女孩也在阴谋与险境中彼此守护。最终,一个接纳了黄羽衣的莽撞,也接纳了自己的狼狈;另一个全力为舞台艺术奉献,守护戏曲香火,共同绽放花样年华。

《黄梅情》包含多重含义的情和义:友人之间、爱侣之间,以及人与戏之间的爱和守望。单玫眉和梅乐怡的姐妹情,是最动人的情感线之一。两个女孩展现出超越血缘的深厚情谊。单玫眉内心的千疮百孔,记录了曾经不堪回首的过往。梅乐怡像一束光,温暖了她的来路。这种情义不是青春年少的浪漫漂泊,而是在相互陪伴中建立起来的由衷信任。

如果说单玫眉与梅乐怡之间的友情是互相照亮,那么小说里的男女爱情,则是对“天假其便”的生动诠释。黄羽衣的出场近乎灾难,没给人留下好印象。可正是他,在关键时刻表现出惊人的勇气和担当,多次救人于危难。这是一种“欲擒故纵”的叙事,有情人并不求完美无瑕,而是观其本质和大节。黄羽衣逐渐被接纳。这一过程波澜不惊,却触及了当代人精神困境的内核。在被消费主义与技术滥用影响的社会环境里,蒋泥通过男女人物的情感历程道出:真正的情感关系,是两个不完美的人,在各自的缺憾中看到彼此的珍贵。因此,《黄梅情》演绎的也是一个成长小说的母题。

当然,《黄梅情》并非只停留于此,它还传达了艺术家对戏曲的情义——这是这部小说最为深沉的情感。梅乐怡视戏如命,即使错过了让她心动的情缘,她也要用一生诠释舞台上那些命运与她相似的女性角色,这成为她安放情感的所在。职业的坚韧,是蒋泥赋予梅乐怡最大的情义——对梨园不离不弃的忠诚,对“主情”艺术有情有义的担当。这种叙事策略本身,是一种更为深广的“情义”之表达。蒋泥以小说为媒介,把一份传统文化遗产,以年轻人可以亲近的方式重新推向公众视野。

《黄梅情》更深层的独特关怀在于戏曲艺术的双重治愈功能。在《主角》中,秦腔既是忆秦娥功成名就的舞台,也是她苦难人生的超度;在《青衣》中,戏曲是筱燕秋一生羁绊的根源,是她无法挣脱的宿命;在《黄梅情》中,黄梅戏呈现出一种积极的治愈力量——成为人物自我疗愈与重建的精神空间。梅乐怡把全部力气都给了舞台,因为“唱戏”本身,是她安放生命的方式。她的同行者,同样在其中找到了存在的意义。

看《黄梅情》,就像当年读《青衣》、看《红楼梦》、听《梁祝》一样欲罢不能,这正是它的文学魅力。蒋泥通过戏曲人生演绎人间的情和义,折射出现实社会的情感关系和多重复杂性。

心弦一颤

何妨吟啸且徐行

欧阳华

冷雨从七峰山的半腰上陡然泼下来。一阵紧过一阵的山风,推着墨黑的云,低低地压过苍青的峰峦,天色霎时暗沉下来,仿佛有人将黄昏提前带到这片鄂东的山野间。旋即,豆大的雨点毫无征兆地砸在采访本的纸页上,洇开一朵朵黑色的“蜈蚣腿”,仿佛900多年前另一场猝不及防的春雨,打湿了沙湖道上苏轼的衣衫。

我们躲进一处叫羊破寨的亭子,衣袖尽湿,颇有些“同行皆狼狈”的况味了。也是这样的风雨,也是这般行路的窘迫,一个清癯的身影,竹杖,芒鞋,在泥泞中“吟啸且徐行”。

9月的开封,河南大学金明校区里的悬铃木,叶子还厚实地绿着——我是从那里出发的。列车向南,窗外的平原渐渐收束,代之以起伏的绵延丘陵。当“黄冈”的站牌映入眼帘,我蓦然意识到,自己正沿着一条轨迹,逼近一个伟大的灵魂曾经挣扎的所在。

900年前开封的月色,该是照着琼林宴上的新科进士,照着玉堂金马的翰墨学士,也照着变法激流中那份不合时宜的忧患与执拗。开封,对于苏轼意味着什么?那是宋朝的轴心,是“治国平天下”梦想理所当然的绽放之地。然而,“乌台”那口幽井,吞噬了所有的喧哗与荣光,吐出的是一道通往黄州这座长江边贬谪小城的令符。

定惠院的残钟,临皋亭的涛声,那该是多少个不眠之夜的伴奏?惊悸、孤愤与苦闷在所难免。而苏轼的伟大,在于他在寒透骨髓后,竟然开始从容地审视这雨水,并从中品咂出人生的另一番况味。他放下了,放下那曾经视若生命的“冠盖满京华”的盛誉。他又拾起了,拾起锄头,在东坡的荒地上静心耕耘;拾起锅铲,在简陋的灶火前酝酿美味;拾起那支如椽巨笔,在江风山月间,书写下一个王朝的灼灼风华。

斜风细织晶亮雨,难能片刻停歇,更添了些许“穿林打叶”的声势。我想象着,那沙湖道上的雨,或许也是如此的急,打在那位“吟啸”者的脸上、身上。可他觉出的,却是舒适惬意的“轻”。竹杖芒鞋,轻胜快马。那被卸下的,不仅是雨具、官服,更是京华的尘梦,是一切外在的、沉重的标识与负累。生命回归到本真的状态,一双芒鞋、一根竹杖,在灵魂诗者的眼里,便能挥洒自如地丈量风雨,也能安履平生。于是,“谁怕?”那一声诘问,穿过900年的烟云,依旧带着旷野的力度与酒后的微醺。“任平生”3字,说得云淡风轻,又是何等洒然,有着将一切境遇都化为生命广阔背景的恢宏气度。

雨势渐收,风里掺进了清冽的凉意,果然是“料峭”的。云层裂开一道缝隙,一束昏黄却倔强的日光,斜斜地透出来,正落在羊破寨对面湿漉漉的南岩峰上,将那一片苍翠染成淡淡的金红。“山头斜照却相迎”,这“迎”字用得极妙,是天地间一份无言而温暖的契阔。最摄人心魄的,是那最后的回眸——“回首向来萧瑟处,归去,也无风雨也无晴。”萧瑟,是刚才那场风雨,是过往所有蹭蹬与坎坷的象征。但他回过头看,心里一片澄明静寂。风雨何在?晴明又何在?他已然超越了阴晴圆缺的对立,抵达了一个浑融、自在、无分别的化境。这“归去”,是走向内心最后的安顿之所。

苏轼所定格的,何尝只是一场自然的风雨?那是所有跋涉者在人生旅途上都可能遭遇的精神上的“穿林打叶”。他的“吟啸”,为后世孤独的苦旅,提供了一种声音的陪伴;他的“徐行”,为仓促的生命,指示了一种心灵的节奏。他践行了古训里的至高理想——“诚意正心”,而后方能于富贵贫贱、威武坎坷中,永不迁移其志。这“志”,到最后已不仅是具体的功业,而是那一片光风霁月般的赤子心怀。

雨完全停了,山间弥漫着泥土与林木的清新气息。我忽然想起他在黄州那片土地上创造的那些冒着热气、带着烟火的美食:东坡肉、东坡饼、东坡羹……温暖而可爱。在命运的幽谷里,他没有将自己抽象成愁苦的符号,而是俯下身来,与最质朴的生活结盟、升华、和合。那滚烫的灶台,何尝不是他生命热情的另一种炽热燃烧?那诱人的香气,何尝不是他对人间至深的眷恋与挽留?将失意酿成诗意,将苦楚化作至味,这是一种怎样蓬勃而健康的生命力量!

回望七峰山,它已隐入苍茫的暮色之中。耳边仿佛还响着那场穿越时空的雨声,心里已是一片初晴的澄澈。每一个时代,都需要一场自己的“定风波”,都需要在某个时刻,问自己一句:“谁怕?”然后,整理好行装,继续走入那或晴或雨的人生。而当你不再执着于阴晴,每个当下也便都成了清朗天光。

秋入五指山

陈业秀

疏飙暗度五峰屏,涧底微寒浸石棱。
万木自持无改叶,一痕秋在雁横声。

爬山虎

卜署光

你还是那个老样子
就那么喜欢墙壁上凌空趴着
冬春里没人会去在意你

风慢慢地吹着,像是在空中散步
轻轻地
飞过了清清湖面,穿过了南湖公园
跑过了沉降操场,越过了博士银杏林
一下子扑在了那一面高墙上
随着风扬起头的刹那
原来
你已是满眼新绿

冬日里扎根,春日里萌芽
在夏雨的洗礼中成就了一身绿意盈然的戎装
没有骄傲的你选择了沉默
静静地覆盖了斑秃的大厦

即将逃寻的日子
东风呼喊了西风
在你耳边没日没夜地劝说着:
别再沉默了

用了四季默默地雕琢
终于
在深秋中的你
奏响了绿与红棠的主旋律
你在平淡的檐壁上
绽放了一身高格调的芳华